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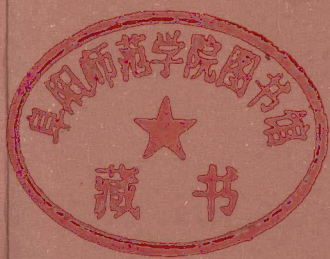
香港九七

香港 陈浩泉



香港 陈浩泉

香港九七



登记证号: (京)191号

书名 香港九七
作者 香港 陈浩泉
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
印刷 北京百花印刷厂
规格 781×1092毫米32开本
7 印张152000字
版次 1991年10月第1版
印次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 1—4000册
书号 ISBN7-5057-397-8/ I · 215
定价 3.50元

9月底了，本来应该是秋高气爽的时节，但这时候却仍然闷热，不但气温高，空气中似乎凝结了重重的尘埃，使人感到连呼吸也不大舒畅。

卓文田上完了最后的一节课，离开又吵又热的教室，夹着书本回到教师办公室。学生的喧哗声给拒在门外了，一阵冰浸浸的冷气迎面而来，他这才舒舒服服地透了口气。

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，喝了口开水，看看表——不早啦，该回家去准备一下。今晚是阿敏的母亲做六十大寿，不能不早点到。她最不喜欢我迟到，何况是今天。

卓文田匆匆离开学校，准备回家洗个澡，换了衣服就赶到赵家请寿酒的酒楼去。

上小巴之前，他没忘了买一份晚报。

今天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的第一天，香港报纸以头版消息报道，几乎每一个香港人都关心这一件事。

香港人一向患“政治冷感症”，那是人所共知的，但是，近一两年来，香港人却突然关心起政治来——说得准确点，是关心香港的政治问题，也就是香港的前途问题。

中英的新界“租约”将于1997年届满，这个问题如何解决，将影响到香港的前途，影响到每一个香港人的未来，有着本身的利益关系的香港人怎能不关心呢？说到底，香

港人是关心自己，并不是关心政治。这一点，卓文田觉得是很正常的。

一坐上小巴，卓文田就迫不及待地摊开晚报来看。

第一版全是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的新闻，有她上午到达北京的报道，也有下午与中国总理赵紫阳会谈的消息。但是，报道中却没有会谈的具体内容。

相信会议举行时，晚报已经截稿了。但即使时间赶得及，可能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新闻报道，不会透露会谈的内容。

虽然撒切尔夫人此次到北京去，香港问题肯定是会谈的重头戏，但是中英双方已经表示，有关香港问题的中英会谈，将会采用保密的方式，那么，会议的内容就不可能外泄。

不过，即使如此，香港的电台、电视、报章几乎都派了记者到北京去采访，香港人也都希望能通过记者的实地采访和报道，得到有关会谈的讯息。

记者们的报道内容只是官式的酬酢场面、现场气氛、各官员的表情神态等等，但是，读者对这些东西还是有兴趣看的。到底，这是关系到自己的切身利益，也是百年来香港的大事啊！

卓文田在车上看着报纸，旁边的人也都把头凑过来。

他赶到酒楼时是七点钟，但赵敏却还未到，站在门口的是她姐姐赵宁，还有她母亲。

寿星婆穿着整齐的西式套装衫裙，脸上薄施了脂粉，身上还戴了不少金饰，看上去稍嫌俗气，但这么一打扮，倒也好象年轻了几岁。见到卓文田，她脸上的笑容却突然

少了。

“伯母!”卓文田走上前叫了一声。

“嗯!”她点点头,似笑非笑的。“随便坐吧。”

“这是一点小意思。”卓文田把一封礼券递过去。

“你客气什么呀!”赵伯母脸上的笑容多了。

“不,不成敬意的。”卓文田的确有点不好意思。平时,他很怕这种应酬场合,但女朋友的母亲做大寿,他是不能不到的。

“阿田,那边三缺一,你去凑凑脚,打几圈吧。”赵宁说。

“不,我不打了。”卓文田连忙摆手,一边四下张望。“阿敏呢?”

“她还没来呢。”

“哦——”他感到有点意外。

“不打牌就过去坐坐,喝杯茶,别罚站。”赵宁招呼他过去,陪他坐下,侍者递上了烟茶。

他们坐了10多分钟,赵敏才来到。

“来很久了?”她在卓文田旁边坐下。

“不,刚到一会儿。”他反问:“你怎么这么迟?在家里扮靓呀?”

她今天的确经过刻意的打扮,而且姐妹俩穿着同样的白色裙子,别着同样的粉蓝色襟花,特别惹人注目。

“本来,我早就会到了,只是留在家里看了电视新闻才出来,所以迟了。”赵敏说。

“哗——你也突然这么关心时事啦!”卓文田笑着说。

和其他女孩子一样,过去,赵敏翻开报纸,最有兴趣的是娱乐版。

“我不是关心时事，而是关心我自己。”赵敏说。

“哦——你上电视表演了？为什么不先告诉我呢？”卓文田故意捉弄她。

“别胡扯。”赵敏瞪他一眼。“我是留意着首相夫人的新闻。”

“哦，又是香港前途问题。”卓文田不禁失笑起来。

香港前途——近来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几乎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、不同的程度在关心着这个问题。赵敏关心着撒切尔夫人的北京之行，那又有什么奇怪呢？

“怎么样？有下午会谈的消息？”卓文田问。

“有，不过，会谈的内容并没有透露。据说谈的是国际问题。”赵敏说。

“没谈到香港问题吗？”

“也许没有吧，不过，她和赵紫阳的会谈明天还要继续的。”

“那么，电视新闻里，没有其他的消息了？”卓文田又问。其实，他又何尝不关心北京的会谈呢！

“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了，只是说双方的会谈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。”

“这是例行的外交辞令罢了。”卓文田说。

“你以为啦，会谈的气氛不友好吗？”赵敏反问。

“那倒不一定。”卓文田说，“我的意思是，即使会场中的气氛不愉快，官方新闻中的用词可能还是‘气氛友好’的。”

“我明白。”赵敏点头。接着她又问：“你看好这次撒切尔夫人的北京之行吗？”

“我不是时事评论家，更不是占卜者，这个问题实在很难回答。”卓文田沉吟片刻才接着说：“现在，一切才是开始，所有的猜测都是言之过早的。”

赵敏不作声了。

“20多年前，偶然也有人会提提1997年，那时候我才十几岁，20多年后的事，谁去理它呢？香港人最重要的是眼前。我想，到1997年，我也将近50岁了，还理那么多干什么！没想到，时间过得真快，1997年离现在只有十几年了，我们也都为这事紧张起来啦。”卓文田苦笑。

“四五十岁才不过是壮年，正是事业的顶峰时期，离退休还有一大段日子呢！”赵敏说，“假如中国收回香港，再来一次‘文化大革命’，四五十岁的正好批斗呢！那时，可就够你受的了。”

“希望不会有这么一天吧！”

“我现在是希望眼前没有1997这令人烦恼的问题。”赵敏说，“假如没有1997这讨厌的年份，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。”

“你这样想是逃避现实。”卓文田说，“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摆在我们眼前，你想避也避不了的。”

“有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实在很惨。你看‘文革’时候的大陆，还有，那些越南、柬埔寨的难民，不少也是华裔的……”赵敏叹一口气说。

“大多数的中国人是勤劳善良、任劳任怨的，但是，中国人的确多灾多难。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上，这一切，都写得一清二楚。”卓文田点头说。

“咱们香港的中国人算幸运多了，可是现在……”赵敏

又摇头叹息。

“哎，别想那么多，香港有500多万人，不是只有咱们，也许事情会有个圆满的解决方法。”卓文田象在安慰赵敏，也象在安慰自己。“水到自然渠成，何必杞人忧天呢？”

“你这样说只不过是做鸵鸟罢了！”赵敏说。

这时，赵伯母满头大汗地从外面跑过来，对赵敏大声嚷叫：

“阿敏，你别总是坐着，过去帮忙招呼客人啊！”

赵敏只好站起来，中断了与卓文田的谈话，走到那边去。

开席了。闲谈间，大家自然而然地又把话题扯到了香港问题上。

“阿宁，我最近每天都见到你的男朋友。”赵宁的表弟欧英豪说。

“你也到北京去了？”赵宁故意这样问。

“用不着到北京，我每天在电视新闻里见到他呀！”欧英豪说。

“我们也每天见到他。”赵敏说，“可以说，几乎是每一个香港人都天天见到他，姐姐见得比你们更多。”

她的话把大家逗笑了。

“是的，石若流到北京去采访，今天不能来了。”赵敏的表姨丈余周说。

“如果今天石若流来，咱们就可以听到一些第一手的内幕消息了。”卓文田说。

“那你也许会失望。”赵宁说，“他只不过是去采访的新闻记者，而不是参加会谈的撒切尔夫人呀！”

“英豪，你大哥怎么也没来？”余周向四周望了望。

“他也开会去了。”欧英豪说，“不过，他不是到北京开会，而是开他们那个什么创新社的会。”

“哗，这么紧张！”余周说，“他好象是这个社的什么理事，是吗？”

“前几天改选，他当副主席啦！”欧英豪脸上的神情满不在乎似的，其实，每次在亲友面前讲起大哥英杰，他总难免会流露出一丝自豪的神情来。

“嗯，这小子真有点本事！”余周赞赏地说，“想那时候他还穿着开裆裤，流着鼻涕站在床上学走路呢。”

“表姨丈，你离谱了吧？人家现在是青年名流了，你还在讲30多年前的往事。”赵宁笑着说。

“哎——日子过得真快！”余周叹一口气。“看着你们一个个长大成人，才发觉我们真的老了！”

“表姨丈，你不老，你还很壮健、很勤奋呀！”赵宁说。

“头发也白一大半了，还不老？”余周摸摸自己头上那短而硬的头发，上面的颜色的确是黑里透白的一片灰斑。

余周的年龄已经六十开外，长年累月的户外工作使他的肤色黝黑，脸上粗粗细细的皱纹纵横遍布——那是辛劳工作、生活风霜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。但是，他那矮小的身躯看上去仍然硬朗，精神也好。这几十年来，他们一家的生活大有改善，什么艰苦、贫困对他们来说都已是过去的回忆。

赵宁、赵敏姐妹俩小时候常听爸爸妈妈说，表姨丈一家生活相当困苦。那时候，他们住在筲箕湾马山村一间破破烂烂的小木屋，在附近种菜为生。表姨母身体不好，常

常病，家里还有4个小孩，年纪都小，楼梯级般的，日子实在过得苦。小康的赵家，就得接济他们一下，钱、食物、旧衣服……赵宁妈妈都常常送去。

十几年前，余周改行当小贩，先是卖菜、卖生果，后来顶了一个鸡档来经营。渐渐地，他赚到了钱，日子也好起来了。

现在，他不但住在自置的房子里，还有一层楼收租呢！他虽然仍然在街市卖鸡，起早摸黑，满身汗水血水，污秽不堪，腥臭难闻。可是，在众多的亲友中，他算是小富了。4个孩子也都长大成人，有一个还在外国留学呢！亲友们都说，表姨丈挨出头了！

“阿杰开什么会这么重要呀？”赵宁问英豪。

“是的，姨妈做寿也不赏脸。”赵敏附和说。

“他们这个会的确重要，听说是什么特别会议，商谈香港前途问题的。”英豪说。

“你看，香港前途真的与咱们息息相关呢——今晚，咱们这一席就有两个人因这件事不能来！”赵敏脸上故意作出夸张的表情。

“铁娘子这次去北京，的确好多人注意。”英豪说，“可是，不知道到底会谈出什么来。”

“我相信这次真的不可能谈出什么结果来，这只不过是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第一次高层的正式接触罢了。”卓文田说。

“既然是正式接触，就应该会谈出一些东西的。”赵敏说，“好象她今天和赵紫阳谈，内容不会是‘天气哈哈’吧。”

“那当然。我的看法是，不可能这么快有结果。”卓文田解释。“就象一台戏，现在刚拉开帷幕，精彩部分还在后头。”

“欲知后事如何，请继续看电视和报纸上的新闻吧。”赵宁说罢，夹起了一块海带，放进嘴去了。

“你看——时刻不忘为她的男朋友宣传呢。”英豪捉弄她。

“喂——你错了，我没义务、也没必要替他宣传，你可以永远不看电视新闻。”赵宁竖起一只手指，正色地说。

“我不可能永远不看电视新闻，那就是说，我非得看你的男朋友不可。”欧英豪的话又把大家逗笑了。

第二道热荤上桌来了，赵宁姐妹带头举起了杯子。

“我不明白，中国为什么非得争回这小小的香港不可，弄得几百万人惶惶不可终日，就象世界末日快到了似的。”英豪的话题仍然没有离开香港。

“对，还有十几年呀，可是很多人都这么惊慌，好象只剩下十几天似的！”余周也说。

“十几年很长吗？一眨眼就是啦！”赵敏说，“特别是做生意的，他们投下资本，就得计算什么时候可以收回，什么时候开始赚钱，香港前途不明朗，商人就不放心投资，这是很自然的。”

“对，谁愿意把钱扔进大海里去呢？盲目的、没有把握的投资就等于是把金钱扔进大海，精明的商人当然不会这样做，特别是外国财团，他们更不会作这种没有信心、没有把握的赌博。”英豪也说。

“其实，中国真的没有必要和英国佬斤斤计较，非要

争回香港这块弹丸之地不可。”赵敏的一位堂兄说，“在中国这么大的版图上，香港和澳门简直是沧海一粟，微不足道的。而且，香港发展得这么好，几百万香港的中国人也生活得好好的，为什么硬要改变这一切呢？”

“相信每一个国家都一样，只要是自己的领土，没有人愿意让别人侵占的。”卓文田说，“中国一向不承认香港和澳门是殖民地，那就是说，它迟早要收回这两个地方。事实上，中国要收回香港和澳门是易如反掌的，英国和葡萄牙无力反对，难道派舰队到这里来和中国打仗吗？那是不可能的事。不过，中国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时候要收回香港。‘适当的时候’，这种说法实在是很弹性的。”

“对，也许中国领导人真的不想大家提什么1997，什么新界租约，反正中国从来没说承认过这些条约。大家希望保持现状，那就保持现状好了。”赵宁说，“可是，偏偏香港人沉不住气，开始嗡嗡地闹起来，现在，连英国首相也要跑到北京去。”

“如果谈得好，那当然皆大欢喜；万一谈不好，岂不是白白辛苦？”余周笑了。看他那轻松的模样，好象在说着别人的事。

“不能这样说。”赵敏摇头。“十几年看起来好象很长，其实一眨眼就到了。财团不敢投资，居民不敢置业，工商业、地产、金融股市……全都受影响。就是香港政府也有难题，界限街以北的楼宇，地契年期超过1997年的该怎样批呢？你说，这些能不解决吗？”

“这的确是问题。”卓文田点头。“还有一点很重要：英国人重视白纸黑字的东西。尽管中国不承认清朝政府当

年签下的《南京条约》和《北京条约》，认为那是卖国的不平等条约，但是，英国佬却是绝对‘承认’的。现在，新界的租约将满，这个‘二房东’当然希望和‘业主’谈合约的事，最好当然是续约，不然就得退回租地。假如中国坚持不谈这件事，那么，到1997年依照外国人的作风，可能不必中国赶，英国佬会自己退到界限街以南的南九龙半岛和香港岛来，把北九龙和新界归还给中国。”

“卓先生，你想得太美了吧！英国佬会这么善良吗？”欧英豪笑着说。

“在他眼中，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大好人！”赵敏也笑他。

“现在的香港是一块大肥肉，好象每一个人都想咬它一口。”余周说，“中国要收回香港，英国佬赖着不走，那些难民又不断地涌来……好象这里真的是天堂似的！”

“香港真的是天堂呢！”欧英豪说，“我有个当海员的同学生，他几乎走遍整个地球，最后还是觉得香港好。”

“和许多地方比较，香港的确好得多，这真的是一块肥肉，但是，这块肥肉原来就是中国的。中国要收回香港，从历史的观点来看，没有人会说这是错的。”卓文田说，“说到底，香港应该是中国人的香港。”

“你别老是象书呆子了！”赵敏白了男朋友一眼。“你不要以为这是在上历史课。现在，香港的居民96%是中国人，可以说，这就是中国人的香港啊。”

“不能这样说，香港实际上还是施行着殖民地的政制。”卓文田摇头。“香港政府是听命于伦敦的，港督是英国人，这全是事实，不要自欺欺人。”

“你就是‘死牛一便颈’，什么事情都会变呀！”赵敏不服气。

“是的，什么事情都会变，英国人和香港政府也渐渐地变得开明，可是，它的本质没有变。”卓文田不想和赵敏吵架，但他还继续说下去：“最后，香港似乎非真正地变一变不可了。那么，怎样变呢？独立是不可能的；也许，它是非回到中国的版图不可。”

“如果是这样，那铁娘子还去北京干什么？”余周说。

“无论将来的结果如何，问题要解决就得要谈。”卓文田说，“而且，会谈未开始，谁敢说不会有好的解决方法呢？”

“那么，你为什么这么快就预测香港最终要被收回呢？”赵敏反问。

“我不是预测，只是凭自己的常识去推断而已。”卓文田说，“香港地区和中国大陆的关系太密切了，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有时候，甚至会觉得，没有大陆，香港是生存不下去的。”

“呸——你这是危言耸听吧！”赵宁故作夸张地说。

“香港主要的副食品来自大陆，水也要靠大陆供给，这不都是事实吗？”卓文田说。

“可是，咱们喝的东江水也是付钱的呢！”赵宁反驳。

“但人家有权不卖呀！”卓文田答道。

“卓先生说得对，香港和大陆的关系是密切的，你看每年春节几十万人的回乡热潮！”欧英豪说，“小小的香港就在中国大陆身边，要把它切开，那实在没有可能。”

“那么，将来香港非回归中国的怀抱不可，我们也非去过社会主义的生活不可了？”赵敏一脸无可奈何的神情。

“这大概会是十三四年后的事情了。”欧英豪说，“我已经做好准备，到时候回南海乡下耕田去了！”

他的话惹起了一阵笑声。

“如果你害怕回大陆受苦的话，那也有办法……”

“什么办法呀？”赵敏问。

“移民到外国喽。”英豪说。

“说倒容易，可是，每一个人都资格移民吗？”赵敏睨视他一眼。

“哎——你们实在太忧虑了，我就不想那么多。”余周说，“天塌下来当被盖，管它什么1997！现在如果我有足够的钱，我照样会买楼、买金、买股票，我相信楼价不会一直跌下去，金价、股票也会再长。”

“我发觉，现在香港最快乐、最无忧无虑的是象表姨丈这样的人。”欧英豪笑着说。

“我当然快乐。”余周也开心地笑着。“我不是有钱佬，不会移民外国，我的根已经生在香港，我是不会离开这个地方的。十几年后，也许我已经到另一个世界去了。即使还活着，即使英国人走了，共产党来了，我还不是照样卖我的鸡。相信他们不至于会把我从屋子里赶出去睡街边吧！”

“那么，你就不为你的子女想想吗？”赵敏问。“志方在加拿大念完书后，他还会回来吗？”

“哎，仔大仔世界。他们长大了，自己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才不去管他们呢。”余周说。

“表姨丈，你真会享受人生。”英豪点着头说。

“你讲什么笑话呀！我会享受人生？”余周瞪了这个后

辈一眼。“每天，我还不是照样起早摸黑地去开档做生意，我比你们都辛苦。”

“其实，你现在完全可以坐在家里享清福，不必这么劳碌。可是，你又想赚更多的钱。”赵敏说。

“哎，这是辛苦命。做了几十年，早习惯了。如果现在要我坐在家里，什么也不做，那我会觉得更辛苦呢！”余周叹一口气说。

吃过鱼翅后，主人家敬酒来了。几个后辈齐声恭祝赵宁妈“年年有今日，岁岁有今朝”，寿星婆连声“多谢”。赵敏却在背后说：

“香港在1997年后，也许就没有这支歌唱了！”

“今晚，咱们从头到尾都在讲1997！这1997真的是洪水猛兽吗？”卓文田笑了。

“现在，一般人的心理就是这样。”英豪说，“一提到这件事，几乎是谈虎色变呢！”

这以后，大家都想把话题叉开去，但许多时候却又回到老话题上来。

1997——乍看之下，它是毫无特别意义的4个数字，但是，现在这4个数字却仿佛卷缠成了一团乌云，在几百万香港人的头顶上，盘旋不去，并在人们心间投下了重重的阴影。这种心理阴影，就是在一个小小的宴席上也表露无遗了。

当晚的宴会结束之后，卓文田先送赵敏一家人回去。